

# 霸才無主始憐君——談周恩來

化骨揚灰散作塵，一生伴虎有餘辛。  
先機抱器歸張楚，晚節藏鈞賺大秦。

始信秀才能造反，更無宰相解安民。  
萬千寒士應垂淚，誰為神州護早春。

周恩來死在一九七六年一月，火化後骨灰遍撒在中國大陸。據說這是執行他的遺志。上面引的一首詩便是在那個時候寫的，曾以“觀于海者”的筆名發表在香港的《明報月刊》上。不久，徐復觀先生來信告訴我，《大公报》中的人曾向他探詢這首詩的作者是誰。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感覺到詩中對周恩來流露了一點同情的意思。但在那個時代，毛澤東仍然是“神”，而中共黨內的人竟對詩中“伴君如伴虎”的譏諷視若無睹，可見他們在私底下已經非常不滿于毛的專橫。一九七三——一九七五年，我在香港住了兩年。聽到不少大陸內部的消息，大致都是說，知識份子自所謂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以來，遭到有史以來所未有過的踐踏和迫害，而周恩來則在最困難的情況下盡最大的力量保護了其中一部份的人。所以我這首詩基本上是為大陸知識份子“代言”的，詩末“早春”兩字出于費孝通“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”一文的“今典”。

一九二零——一九二三年之間，中國有一、兩千青年在法國參加“勤工儉學”的計劃。這些青年中頗多家境貧寒，甚至與父母關係很緊張的，因此到法國去找出路，并藉此獲得“留學”的資格。但他們多不通法語，在法國既不能“勤工”，也無從“儉學”。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事實上的流落在巴黎，成為“忿忿的一群”。在第三國際暗中支持下，周恩來發展組織自然便以他們為主要爭取的對象。

周恩來的組織能力和靈活手腕早在巴黎時代便已充分顯露，即使是他的政敵也不能不承認（可看李璜《學統回憶錄》，第四、五、六各章）。但以思想的

成熟、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與現狀的認識、以及對中國前途的設想而言，他的水平和當時中國一般二十歲左右的知識份子也不過在伯仲之間，又受黨與第三國際的約束，便已不可能再有個人的見解。這正如中古時代天主教的神職人員一樣，既不可能對“上帝”發生任何懷疑，也不敢對教廷的決策表示一絲一毫的異議。我們必須首先着眼于此，才能開始了解周恩來在中共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。

最近幾年來，評論周恩來的人似乎越來越多，大致有兩極化的傾向。一方面，直接間接受過周恩來的“保護”的人，尤其是仍然認同于中共所領導的“革命”的人，對他是肯定的、贊揚的。一九八零年八月鄧小平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可為代表。他強調周恩來是“同志們和人民最尊敬的人。”對於周在“文革”期緊緊跟隨着毛澤東的表現，鄧小平這樣為他辯護：“他處的地位十分困難，他說了好多違心的話，做了好多違心的事。但人民原諒他。因為他不做這些事，不說這些話，他自己也保不住，他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，起減少損失的作用。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。”從受過他保護的鄧小平的立場上說，這樣的評價可以說是持平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從否定中共“革命”的立場上出發（這樣的個人現在多來自大陸內部），論者對周恩來則毫無原諒，認定他是“逢君之惡”、“助紂為虐”的“佞臣”。（事實上，一九七四年“批林批孔”中不少文章說孔子是“巧偽人”，即使影射周為“佞臣”，不過用意不同而已。）這一道德判斷也有大量的事實為根據。

這種兩極化的評價恰合于古人所謂“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”，其間無調和的餘地，也不必調和，每個人盡可依據自己的觀點而選擇其中之一。我雖是學史學的人，但對於中國傳統史學中褒貶觀點并無興趣。下面祇想扼要地談周恩來為什麼會落到鄧小平所說的“處的地位十分困難”的情況，以至于非“助紂為虐”

不可。

三零年代中期以後，特別是中共進入陝北以後，中共已祇能在農村中謀生存與發展了。這時城市邊緣人已不得不受農村邊緣人的支配，莫斯科的影響雖未中斷，但已相當遙遠而微弱。正是在這一情況下，周恩來見機最早，向毛澤東全面輸誠，其象徵意義是非常重大的。

周恩來到延安以後便已澈底認識到：中共要想奪取全國政權，祇有走毛澤東所規劃的“鄉村包圍城市”的路綫。所以他臣服于毛，也許真是“心悅誠服”。至今中共黨內的意見仍認為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“完全正確”，一九五六年以前大體上還算不錯。說穿了，他們推崇毛的祇有一件事，即打下了江山。甚至所謂“民主人士”中的老一輩人，包括梁漱溟在內，都對毛五體投地。其原因也在于他們對國民黨政權雖十分不滿，卻始終無可奈何。想不到毛竟能奇迹般地完成這一“大業”（可看戴晴、鄭直淑“毛澤東與梁漱溟的歷史公案”，收在《毛澤東軼事》中，湖南文藝出版社，一九八九）。古人說，“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終”，人在什麼地方成果，最後往往會在什麼地方失敗。中共靠毛澤東“得天下”，但也因毛澤東而終不能“治天下”。進城以後，城市邊緣人和集中代表了農村邊緣人的毛澤東便開始同床異夢了。周恩來和劉少奇、陳雲等人當然向往着蘇聯革命後所實施的經濟建設，但毛澤東卻仍陶醉在“打天下”的境界之中（他駁梁漱溟“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難”之說，特別強調“治天下固然難，得天下也不容易啊！”這是他們兩人一九五零年第一次的談話，毛的心態已不可掩）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之後，毛已不能忍耐“英雄無用武之地”的寂寞。他後來評《水滸》說，上了梁山，晁蓋便把“架空”，這種感覺大概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浮現。他仍然要繼續“革命”，不能過正規化的日常生活（這正是韋伯所說的“routinization”）。這樣一來，周恩來便首當其

衝。李銳說：毛澤東終於把對他的個人崇拜當做他的理想社會的實踐手段之一。他不滿意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的工作，特別不滿于一九五六年“反冒進”，決定自己到前臺來親自抓工作、抓經濟，從而領導一場“大躍進”（前引書，頁三一五）。對毛的“個人崇拜”早起于延安時代，這是城市知識份子向毛臣服的一種表示，劉少奇首先提出了“毛澤東思想”的說法；一九四三年中共政治局又正式賦予毛以“最後決定之權”。毛的“絕對權威”已無人能違抗了。我清楚地記得，一九四九年五月間，我在上海讀到《大公报》上王雲生在北平所寫的一篇報導，說周恩來在一個集會上講話，強調人必須在政治上、思想上不斷追求進步，即使是毛主席也還沒有達到“爐火純青”的程度。但三天以後，王雲生立刻再發一則電訊，更正三天以前的報導，說周氏的原語是說祇有毛才達到了“爐火純青”的程度。王雲生是最著名的記者，當時正取媚于新政權惟恐不及，他不可能會鬧這樣大的錯誤。這篇講話，到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才刊在《人民日報》上，題為“學習毛澤東”，原文也許已動過手術，但大至確在說明毛澤東不斷在追求進步，至少可證王雲生的最初報導是正確無誤的。這個故事頗足說明周恩來為什麼對毛不得不百依百順。那時候剛入城，周恩來也許想向外界表示一下他們的“黨內民主”，但黨內立即有了反應，也許是毛本人不悅，也許是左右諂媚之人的挑剔。終於逼使周不得不趕快否認對毛說過稍有“不敬”的話。城市邊緣人已挽回鄉村“光棍”的強橫霸道了。經過這個風波，再加上一九五六年“反冒進”遭到毛的指斥，周恩來已嚇破了膽，從此“南人不復反矣”。

一九七八年我在北京參觀“歷史博物館”，其中有一個展覽是說明周恩來對毛澤東怎樣的無限忠誠和愛戴。展覽的文字說：毛在西柏坡時，又一次決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，周則在當天



晚上先到那隻船上，親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，看看有否舒適，是否安全。最後我又讀到毛的一個衛士記載：毛在四七年渡黃河時，周搶先在浮橋上走了一個來回，也是為了證明浮橋是不是穩當。這正是孟子所謂以“妾婦之道事君”，那裏有半點“宰相”的體統？但我們也許不能用儒家的觀點來苛責于周，也許在周的心中，他已打定主意作“革命的螺絲釘”了。這裏面的分寸，祇有周本人才知道，甚至連他自己也未必清楚。

周恩來作了二十七年的國務院總理，相當于古代中國的“宰相”。但是他在這二十七年中完全沒有施展自己抱負的可能，他所能做的是在毛澤東一而再、再而三關下大禍之後，慢慢收拾殘局，但表面上他還要跟着一起鬧

禍，并鼓其如簧之舌極力說明毛的“禍”如何關得不好，正是“人民”所需要的。如果以傳統的“宰相”來衡量他，他如何能望王安石、甚至張居正于萬一？如果以西方的政治家來衡量他，他又何曾有半點足以稱道的“政績”？然而在他來說，這確確實實是“非不為也，乃不能也”。他所處的是“亂世”、所事的是“暴君”，空具一身才能而無所展布。

“霸才無主始憐君”，大可以借以咏周恩來了。所以，在將來中共的歷史上，他的地位還會在鄧小平之下，因為後者畢竟開創了自己的時代。

本文節選于華夏快遞《霸才無主始憐君——談周恩來》作者：餘英時

# 半世夫妻三生情——記經濟學家張宏馳

經濟學家張宏馳在夫人去世後，竟從天津鄉下領回來一個老態龍鐘的文盲老太太，讓她成為繼室。這令他的兒子張成和張敢百思不得其解。2009年11月，張宏馳辭世，千萬財產要分給繼母一大半，兒子張成萬分不滿和不甘。在企圖阻止繼母繼承遺產的過程中，他追尋着父親的情感軌迹，經過層層剝離抽絲，他發現了父親和繼母的一連串秘密……

## ★ 父親辭世

2009年11月5日，84歲高齡的經濟學家張宏馳突發心臟病。在被送往醫院途中，張宏馳還有短暫意識，他拉住兒子張成的手艱難地叮囑：“要是我熬不過去了，你和弟弟，一定要照顧好王姨……”

王姨是張成的繼母王秀珠。張成和弟弟張敢都沒有料到，這竟然是父親的遺言。

1996年，張成的生母馮華去世。5年後，父親忽然打電話來，讓兄弟倆回家。張成和張敢匆匆趕回去一看，家裏多了個陌生老太太！她衣着土氣，一臉皺紋，滿頭白發，問，老太太70多歲了，是從天津農村接來的，父親準備和她結婚！

她們試探着問父親與這個人人是如何認識的，父親不悅，說：“我的事情不用你們操心！”兄弟倆對視了一眼：父親不是老糊塗了吧？

現在父親忽然去世，王秀珠將要參與遺產分配。父親一生向學，碩果累累，生活又極其儉樸，學校分配給他的位于北京三環以內的兩套住房，加上多年的津貼、著作版權費、收藏的字畫等，總價千萬之巨。

2010年1月，兩人開始辦理父親的身後事。由于王秀珠也是高齡老人了，耳背、眼花、行動遲緩，張成雖有一百個不情願，也不得不親自奔波，去為她代辦一切遺產繼承手續。

2月初，張成來到王秀珠的老家天津市郊。王秀珠終生無子，很多東西由其妹妹王佩娥的孩子趙亮代為保管。聽說張成來拿材料辦理繼承手續，趙亮非常高興，主動地搬出了家裏放材料的木箱。在箱底，張成看到一本發黃的家譜，打開一看，他萬分震驚：王秀珠的母親竟然是張宏馳父親的表姐！也就是說，王秀珠和張宏馳是表親關係！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的婚姻在法律上是無效的！

張成不敢聲張，祇是悄悄將家譜放進公文包。這時，他發現了更令他震驚的事——在王秀珠珍藏的物品中，竟然還有一份離婚證書：張宏馳，王秀珠，青海省共和縣，1955年結婚，1965年離異。他們竟然曾經有過長

達10年的婚姻！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張成最終還是決定起訴。想到王秀珠并無子嗣，一個人回到天津未免淒涼，張成和弟弟商議，每月付給她一定的養老金。

父親為什麼對一個村婦如此情深義重？這背後一定有着不為人知的故事，自己不能做出不孝不義的事。張成決定再赴天津，搞清楚事實，決不讓父親在九泉之下難以瞑目。

6月初，張成再次來到天津楊柳青鎮。

## ★ 追尋真相

王秀珠的妹妹王佩娥，得知張成是來追尋張宏馳人生軌迹的，不禁老淚縱橫。她告訴張成，張宏馳和姐姐王秀珠是青梅竹馬的表兄妹。在那個愚昧的年代，表親可以成婚。1944年，兩人舉行了傳統結婚儀式，拜了天地。

同年，張宏馳考入輔仁大學社會經濟系。為了支持他念書，王秀珠來到北京，在有錢人家中漿洗衣服、被服，掙錢供張宏馳讀書。

年輕的感情，動蕩得如同驚濤駭浪。張宏馳在求學期間，喜歡上了漂亮的城裏女孩兒。而且，讀了書的他，知道了近親結婚是違背科學和倫理的。

1947年，王秀珠和王佩娥去大學看望張宏馳。張宏馳根本不願意同學們知道他結婚了，見姐妹倆找來，暴跳如雷：“誰讓你們來的！”王秀珠祇好拉着王佩娥快步離開。王佩娥至今還記得，那天為了去見姐夫，她和姐姐穿的都是沒有一點兒補丁的、最好的花襯衫。她們一來一回，徒步走了整整一天。她天真地問：“為什麼姐夫不高興？”姐姐回答說：“讀書的時候是不準結婚的，他怕同學知道。”王佩娥信以為真，直到幾十年後她才一條道，當時的學堂並沒有這樣一條規定。在那個烈日炎炎的中午，王秀珠獨自咽下委屈，絲毫沒讓妹妹發現端倪……

1948年，張宏馳大學畢業。1955年，想到當初結婚祇拜了天地，王秀珠的父母為了鞏固兩人的婚姻，逼着兩人到民政部門登記結婚。

20世紀60年代初，中國開始大面積鬧饑荒，北京也不例外。為了把糧食省下來給張宏馳吃，又不曾被人發現偷去，王秀珠縫了個小布袋拴在腰間，把自己的口糧省下一半放在布袋裏，晚上睡覺都攥在手心裏，等着丈夫每周回來，讓他吃一頓飽飯。

王秀珠瘦得皮包骨頭，卻守着自己的布袋，一直把食物留存下來。她無數次餓暈在大堆要漿洗的被服前，清醒後又攥緊她的布袋繼續幹活……

1961年，王秀珠告訴妹妹，自己沒有文化，怕將來被丈夫看不起，她也在自學，還想在北京城找一份工作。幾經申請，街道辦事處把王秀珠安排到一家工廠工作。為了更好地照顧丈夫和公婆，王秀珠毅然將公婆接到了北京。

而張宏馳卻在這時向上級申請到青海工作，夫妻兩人分居兩地。1962年的一天，王秀珠回到娘家，一進門就痛哭不止。她告訴妹妹，張宏馳不但不回家，并且還惡待父母與她分開住。直到那時，她才意識到，這段婚姻已經不能再靠她卑微的討好和無私的付出去維系了。

可即便是回娘家，王秀珠還是來到張宏馳的父母家幫忙幹農活。她卑微地愛着他，拼命打磨自己，希望與他比肩，和這個對她真情的男人擁有天長地久的美好。

1965年夏，王秀珠和王佩娥一起到青海去看張宏馳，發現他穿着時髦的的確良襯衫，頭發梳得油光可鑒。張宏馳仍然很高興，提出兩人之間已沒有感情，并且近親結婚是違法的。王秀珠想了想，對王佩娥說：“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吧，我不能拖累他。”就這樣，兩人平靜地在青海辦理了離婚手續。

王秀珠將一個女人一生最好的年華都奉獻給了張宏馳，卻沒有一絲怨言。但王佩娥清楚地記得，姐姐回到娘家後，三天粒米未進，哭得天昏地暗。整個鎮子的人都知道她被讀了兩個月的書，丟棄了。姐姐在家待了兩個月，出去還要替丈夫解釋：“不是他品性不好，是我們近親結婚，這是違法的……”

不久，王秀珠回到北京上

班。因為年輕時洗被服浸了太多涼水，她患了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，關節粗大，雙腿不能彎曲。王佩娥去北京看望姐姐，哭着幫姐姐按摩變形的雙腿，心裏為姐姐不平：當年，她為供張宏馳讀書，替人洗衣才落下了關節炎，難道姐姐一生的命運就是為了成就和成全張宏馳嗎？

1967年，張宏馳與張成的媽媽馮華結婚。後來，張宏馳被調往北京任教。聽聞前夫結婚的消息，王秀珠终于在親友的撮合下，與一個離異退休職工結了婚。

趙亮拿來媽媽和姨媽的照片，張成一看，驚呆了！照片上，王秀珠的丈夫，是深深刻在他童年記憶中的那位陳叔！

隨著真相被一層一層揭開，張成不禁淚水滂沱……

## ★ 情深義重

照片上的男人，正是被爸爸稱為“鄉下親戚”的老陳，老陳常常給張成家送糧送面。那時，張成和張敢還小，但一見到陳叔，他們就知道，“世上最好吃的東西來了”。他上小學時，看到有小朋友穿軍裝，也想要一套。陳叔知道了，就將自己家半年的布票給了媽媽，媽媽用這些布票買布給張成做了一身軍裝。1977年父親赴英留學後，家中一時拮据，陳叔還曾送錢來。那些支離破碎的記憶像彩色的真實生活中忽然閃過的黑白鏡頭，溫暖而令人心碎。張成無論如何都想不到，幼年時記憶中那位陳叔，竟然是王秀珠的丈夫！

原來，“文革”期間王秀珠聽說張宏馳成了走資派，急得六神無主，她對妹妹說：“張宏馳從小就沒有吃過一點兒苦，我怕他熬不住啊！他沒了工資，兩個孩子吃什麼？”為了不讓馮華尷尬，她那同樣善良的丈夫老陳替她去看望張宏馳一家，每個星期都給張家送吃的。張宏馳赴英留學期間，王秀珠夫婦毅然表態：兩個孩子，他們寄錢來養。當時王秀珠的工資是每個月18元。他們每個月寄給馮華6元，還有一些糧票、油票。而她自己一件衣裳，卻是“新三年，舊三年，縫縫補補又三年”……

20世紀70年代末的一天，有學生送給張宏馳一罐麥乳精，他捨不得喝，拿給王秀珠。看到她家的枕頭上還打着補丁，張宏馳大約覺得刺眼，伸手摸過來給翻了個面，沒想到背面的補丁更多。張宏馳嘆了一聲：“年輕的時候不懂事……我這輩子唯一對不住的人就是你，不知道還有沒

有償還的機會。”王秀珠說：“等你有了出頭之日，就送我和老陳一對新枕頭。”

1990年，老陳因病去世。張宏馳前來為他送終。追悼會上，他老淚縱橫，送上親手寫下的挽聯：“手足情篤幾度生死未曾離左右，肺腑言箴從來榮辱不計守涼涼”。

那之後，王秀珠回到天津老家安心頤養天年，與妹妹一家住在一起。

2001年初，趙亮忽然接到一個電話，是找王秀珠的。70多歲的王秀珠顛顛巍巍地走進堂屋。電話的那頭，是76歲的張宏馳。

王秀珠很快聽出是他，她把電話捧在耳朵旁邊大笑着說：“你大聲點兒，我耳朵聽不見啦！”眼淚卻一瀉而下。兩人又哭又笑，很多話不斷地重復着，趙亮站在邊上，忍不住流下眼淚。

張宏馳對王秀珠說，自己從一個老家朋友處打聽到她的電話。他的老伴在幾年前也去世了，兩個孩子都已成家立業，他卻感到了生活的孤苦。他說：“你到北京來吧，我們都是沒幾年光景的人了，我們一起過吧。誰知道人還有沒有下輩子呢？”王秀珠毫不猶豫地說：“好哇。”話一出口，哭得一塌糊塗。

2001年3月，張宏馳親自到楊柳青鎮接王秀珠，趙亮送姨媽進京。晚上，張宏馳在學校的餐廳裏請王秀珠和趙亮吃飯。因為王秀珠走路不方便，張宏馳怕她摔倒，一直牽着她的手。趙亮每年都去一趟北京看望姨媽。在最後的兩年裏，兩人都有些糊塗了，但

張宏馳有時會費力地俯過身去吻她，她還像少女一樣笑……

2010年6月10日下午，張成得到撤訴通知後，立刻回到父親家中看望繼母。王秀珠還在陽臺上，像幾個月來沒有動過一樣。她靜靜地看着外面的世界，眯着眼睛，仿佛快要睡着了。陽光罩在她身上，有一種祥和的光輝。

張成泪如泉涌，蹲下身，將臉輕輕放到王秀珠骨節已變形的大手上，喚了一聲：“媽媽……”王秀珠楞了一下，伸手摩挲她的頭髮。張成深情地說：“不管您的思維是不是清晰，我都想告訴您，我去過您的老家，了解了您和我父親的過去。您是一位偉大的母親……”

如果王秀珠聽得懂這些話，那麼她一生的無私付出終于有了最有力量幸福回報。假如張宏馳在天堂有靈，他一生未了的歉疚終于有了最美好的完結。

（本文節選于傳媒中新網）

**愛他就保障他的未來**

**State Farm®人壽保險**

來自北美最大汽車保險公司\*的人壽保險，80多年來已為許多家庭提供安心的保障。

給我一通電話，讓我幫您保護您家未來的財務！

**Adam Krockenberger, Agent**  
5685 Lafayette Road  
Indianapolis, IN 46254  
Bus: 317-797-1038  
www.adamsmyagent.com

Ask for Helen

有個好鄰居，日日好安心®

**State Farm**  
statefarm.com®

\*依據 A.M. Best 提供的最新保費。State Farm 保險的保單、申請表格，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。為了您的方便，此文件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。若解釋上有差異，則以英文原文為準。

State Farm Life Insurance Company (Not licensed in MA, NY or WI), State Farm Life and Accident Assurance Company (Licensed in NY and WI) - Bloomington, IL 0905029